

尼克松总统访华安保揭秘(中)

◆ 武建华

杨德中向美方提出了两个问题:“美方随尼克松访华人员有多少带枪的?你们安全方面用的荧光镜怎样使用?”

利文古德说:“我们到北京的安全人员共26人,其中24人带枪。到杭州和上海两地安全人员各8人,其中两地各有5人带枪。总统到杭州、上海访问时,从北京去的有16人,加上两地带枪的安全人员,在杭州、上海各有21人带枪。”

他还向我方人员介绍说:“荧光镜是检查我方上飞机行李用的,特别是28日离开上海回国时要使用。检查时,需要你们提供场地及其他便利条件,请问这样做你们有什么意见?”

杨德中表示:“中方乘飞机外出人员的行李统由我们负责,美方外出人员行李由美方负责,是否用荧光镜检查美方人员行李,由你们自定。”

据我们所知,白宫警卫当局对于现代科学为凶杀者提供的可怕的武器——原子微尘、细菌和各种毒气的突然袭击,也有严密的预防措施。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他们把这类人员都列入来访的技术人员之中。

意外安排让美方警卫丢了头号警卫对象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着陆。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人到155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防弹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美方四位特工,急促地跳上尼的后卫车,同我坐在一起。上车后,他们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从衣内把枪拔出,子弹上膛,面视车外,如临近敌,直到住地。一路上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稳坐司机旁不慌不忙,枪也不掏,若无其事。

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我还在18号楼值班室忙着,周恩来总理来到楼内,找到总统助理查平。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

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听查平说,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房间,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总统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国南海会见了,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也恰恰是由于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意外和匆促,所以当时没来得及和美方安全官打招呼,使随身警卫的美方特工没有跟上。美方警卫人员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把国家首脑、头号警卫对象给警卫丢了,这可是要命的失职,随行的警卫人员顿时慌作一团。

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见美方的警卫人员在钓鱼台住地范围内,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便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你们的总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做了这样的解释,但还是可以从他们的神情上,看出有几分惴惴不安。

美方特工部要求协调好双方工作的配合,第二天的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杨德中找了个适当机会,同美方人员说明了当时的急促情况,并表示了歉意,这件事才妥善了结。

后来,这件事还惊动了基辛格,他在写《周恩来的含蓄和敏感》一文时这样说:“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汽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

这天,我没顾得上吃中饭,匆匆同美方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一起乘周总理陪同尼克松的后卫车到南海。

毛主席同尼克松晤谈时,我们就在主席谈话室外面的小房间呆着,室内还有新华社外事记者李琴等人。泰勒此时不间断地向美国白宫联系,他要报告总统的行踪,但就是没有信息,他用了几种通信器材,始终叫不通,急得满头大汗。我和李琴都劝他待换个地方再打。他说美国法律有规定“不能等”。直到最后离开南海,他还是与白宫未能沟通。

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小的尴



■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尼克松总统一行

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很融洽。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幅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21日晚7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席间,周总理乘兴拿了一支火柴,点燃了自己酒杯的茅台酒,以示“茅台”的高纯度。他告知尼克松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茅台”消炎、止痛帮了我们的大忙。笑声中双双又干了一杯。

乐队连续地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对宴会有不小的震动。当晚《华盛顿邮报》就报道:“晚宴最后,尼克松总统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穿过宴会厅,走向演奏的中国乐队,致谢并大加赞赏——晚宴上,乐队除了演奏

中国乐曲,还特地奏了一首美国民歌《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首歌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它是尼克松的心爱之曲,并在其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过。”

值得一提的是,当尼克松总统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向乐队时,美方几位特工,立时起身追随,引起会场一阵小小惊动。我示意对方,请回座位就餐,会场立时安定下来。

游览长城、故宫巧遇大雪纷飞

2月23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定的活动日程,翌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安全接待的负责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当体育馆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这时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告知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晚会一结束,当夜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负责安全的有关人员,就赴长城、定陵等参观点去实地勘察。

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勘察人员在返回下山时,吴忠的汽车因路滑刹不住,撞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可见不采取措施,第二天到长城行车安全就很难保证了。

他们返回城里,报经周总理同意,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路面分段包干,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段,进行喷洒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清晨,我根据主车和前后卫车司机的建议,组织他们,开了一辆红旗轿车,从钓鱼台到八达岭,亲自跑了一趟,回来后向车队其他人员,细致地介绍了雪后山路的驾驶技巧。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科,大约两个月后,邬达克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在那个军官战俘集中营里关着大约3000个战俘,邬达克是其中之一。

1917年12月,邬达克在战俘营中不慎摔倒,检查下来,他的腿部竟有三处骨折。由于伤势比较严重,俄国人将他转移到位于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家俄国部队医院,他在那里接受着治疗。治疗结束后,他的右腿短了一截,成了一个跛子,俄国人就此宣布拉斯洛·邬达克成了一名残疾人。还乡的希望却由此而产生。1918年5月,邬达克登上了丹麦的红十字残疾人专列,既然前往西方的路已被堵死,那就逃向东方吧。1918年9月,就在邬达克作着逃走准备的时候,捷克军团出现在了希洛车站,他们到处搜寻逃跑的战俘,凡是被他们抓到,只有两个出路:有捷克或斯洛伐克名字的必须加入军团;没有的,就地处决。形势凶险,而且十分紧急,逃跑的准备作还没有彻底完成,邬达克先前申请前往中国哈尔滨的自由护照尽管已经到达铁路的管理部门,但他还在等着有关人员将自由护照发给他,但时间显然不属于他,等待更不属于他,倘若被捷克军团抓住,那么,奥匈帝国的邬达克中尉只有死路一条。唯有放弃一切,立刻向东,才是一线生机。

他们首先取得了一辆运行于铁轨上的人力推车,化装成普通的民工推着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出了监狱。推了一段距离,确证士兵们在远处后,邬达克跳下推车躲进了丛林。他一个人一直走到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河岸边,当时河水全部结冰,他不假思索地跨过河,走向黑龙江的对岸,走向中国。

1918年10月初,历经千辛万苦,邬达克终于到达了中国的哈尔滨。中国东方铁路管理部门归俄罗斯所有,最高首脑是亚凡斯由将军。在经过了种种复杂的手续之后,命运再一次选择站在了邬达克一边,俄国人用边境护照更换了他手中的假护照,而有了这张边境护照,他就能前往中国和日本。1918年10月9日,邬达克拿着亚凡斯由将军签发的边境护照,又用在希洛克攒下但已经所剩无几的卢布,购买了一张船票,搭乘着日本邮轮再次出发。这一次,邬达克前往的是上海,一个对他来说十分模糊、十分缥缈却又充满了种种可能的城市。

21.余音缭绕

最近周松明心情不错,母亲经过治疗,身体也有好转,他减轻了精神负担。上午在办公室里,接到文管会副主任的电话,他听了对方的要求答道:“你们文管会,是市里的领导部门……这样吧,上午十点我在酒店咖啡厅恭候你们,再详细谈这件事,好吗?……好,就这样定了。”

周松明挂了电话,发现乔雅已推门而入,他有点佯装严肃地说:“进来不敲门,什么规矩?”

“我突然想起一件好事,还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乔雅微笑着说。

“什么好事?说来听听。”“我想帮宋春花介绍个对象……”乔雅注视周松明的反应。周松明没有接话,只是睁大着眼睛。

“那人就是你的老战友,安全局的梁工程师,你看怎么样?”乔雅率直地发问。

周松明思索一下,有点顿悟地道:“好主意,亏你想得出……我马上联系一下。你也去找姓宋的谈谈,摸摸她的底。”

“不需要了,她前两天已经托过我了。”在华贵大酒店台球房,黄玄兴陪吴大腾等三位私营老板老板打台球。说实话他的斯诺克球技还蛮高,一般人只能甘拜下风。早在读中学时,放学后经常扑在台球房里“蹲点”,久而久之,技能练得炉火纯青,故往日那些小兄弟都称他大哥。吴大腾也不是个熊包,除台球外其他白相的门道,绝对不会输给黄玄兴,特别是涉赌的麻将、牌九,更是一名高手。

几局过后,吴大腾忍不住地问:“黄总,动迁的事快要结束了,前期承包的费用,你只给了八成,是想让我自己垫钱进去?”

“啊呀,这是什么大事,我给你盘算过,先前给你的钱绰绰有余,三家钉子户都没有拔掉,着什么急?”黄玄兴漫不经心地反话。

“绰绰有余?你是什么算盘?当初我同你签合同,你没有算过?如今你要想反悔是不是?告诉你,我们有合同,就是你看我发大财,也无能为力!”

“兄弟,你怎么啦,想翻脸?……”黄玄兴眼睛一瞪,随后又诡怪地笑了笑,“做生意要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吃水不忘掘井人”,你呀……老实对你说吧,要拎清行情,过河不要拆桥……”“我听懂了,还有……关键时候还要把桥加固……”

黄玄兴听了点点头,转身上洗手间去,吴大腾心领神会地跟了出去。只听见吴大腾在黄玄兴耳畔轻声说:“你再打百分之十五款子,兄弟也就有‘加固’费用啦……”

市文管会的副主任带着秘书准时来到酒店,周松明在酒店门口迎接,一起步入咖啡厅。

坐定之后,副主任说话开门见山:“我们特意来,解决‘元青花’瓷瓶的保管问题。”

周松明诚恳地说:“想听听文管会的意见,只要按规定办理,酒店就贯彻落实。”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文物的归属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文物管理有关规定,国资企业收藏的珍贵文物,原则上由市里专业部门代为保管。如果有特别的需要,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提取。”副主任如实地说。

周松明点点头,问道:“那归属权是否可以转移?”副主任回答:“国家重要文物的保护,是为了确保其完好、不遭破坏以及严防流出境外,至于归属权转移恐怕没有限制,但如果确实需要办理,应该提出申请,报政府文管部门审批。”

“那我清楚了……现在这瓷瓶的保管,我们就按照文管会有关规定处理。”显然周松明表示了同意,“如果归属权需要转移,我们也会按照您刚才的说法行事。”

午餐时,乔雅低着头在职工小餐厅里吃饭。周松明端着餐盘,坐到她身旁,轻声地说:“梁工程师那边,我问过了,基本上没有问题,就约个时间吧。”“这事晚做不如早做,我就放在今天晚上,具体时间和地点,等我联系以后告诉你。”乔雅把嘴里食物咽下后回答。“那当然,以你为主……”周松明见乔雅白了他一眼,忍下未说完的话,马上改口,“以女方为主……”

当晚一篇宣传韩根宝舍己救人先进事迹的通讯稿,竟然在东海晚报二版上刊登了,他确实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